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

——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叶舒宪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责任编辑：徐 英
特约审稿：蔡大成
封面设计：戴士和
封面画：李彦修
王安兰
插图：戴士和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

叶舒宪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9.25插页5 字数159千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340-4/C·81

印数：1—32,000册

定价：1.80元

编者献辞

DD38/29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6页。

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1.1 神话“复兴”的文化背景	3
1.2 什么是“原型批评”？	12
第二章 原型批评的理论渊源	17
2.1 弗雷泽：神话与仪式原型的发掘者	20
2.2 容格：集体无意识的探险者	42
2.3 卡西尔：象征哲学与神话思维	64
第三章 原型批评的理论体系	85
3.1 神话与原型概念的由来及发展	87
3.2 弗莱的文学人类学	102
3.3 原型模式：从西方到中国	134
第四章 原型批评方法的应用	167
4.1 剑桥学派，仪式与文学发生	169

※

※

- 4.2 荣格学派：原型心理学…………… 182
- 4.3 原型的文化价值研究…………… 190
- 4.4 原型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 201

第五章 方法的综合运用的实例——

人类第一部史诗解读…………… 217

- 5.1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发现…………… 219
- 5.2 表层结构：情节母题及来源…………… 224
- 5.3 从原型观点探索深层结构…………… 228
- 5.4 超越死亡：英雄—太阳原型的本义…………… 237
- 5.5 哲学结论：从原型结构看象征思维…………… 246

第六章 小结：原型批评的特点

与局限…………… 253

第一章

导 言





1-1 神话“复兴”的文化背景

自文明时代以来，20世纪的人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衷于神话。现代艺术发展的神话化倾向和人文科学中对神话研究与日俱增的兴趣同样格外引人注目。

在毕加索的绘画造形中，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原始性音乐语言中，在叶芝、艾略特、庞德的诗歌王国里，在乔伊斯、劳伦斯、福克纳、萨特、加缪、戈尔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世界内，我们看到了不约而同的神话因素：或是神话形象的重现，或是神话幻想境界的再造，或是神话

主题的现代发掘和引申，或者干脆把不可思议的荒诞现实表现为新的神话寓言……无怪乎晚近的法国新小说派领袖罗伯-葛利叶能以充分的自信宣称：

总之，此刻我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神话的社会。我周围的一切成分都是神话的成分。

在学术领域中，神话的复兴是在多种学科的边缘地带兴起的，只要举出曾著有《神话学》或类似著作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学家、符号学家们的名字，我们便可从一个窗口窥见当今人文科学界的一系列精英了：列维-斯特劳斯、容格、卡西尔、艾利亚德、罗兰·巴尔特、马林诺夫斯基、德里达、格雷马斯、西比欧克、梅列金斯基、松村武雄、大林太良等等。本来附属于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神话研究，由于在短时期内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已趋向于成为一门领先的、为其他学科领域提供模式的独立学科。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新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增补的“神话与神话学”一文就够了。

19世纪前叶，代表着西方近代理性文化发展高峰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预言说，由于精神的前行势必超越物质，理性内容的膨胀必将冲破感性形

式，艺术在经历了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的发展阶段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为抽象的概念认知方式——哲学所取代。100多年过去了，这位大哲人的预言并未兑现。艺术还在发展，非但没有被理性内容所超越，反倒是理性内容本身受到了非理性内容的严峻挑战；在哲学中也是一样，逻辑理念所构筑的抽象理论大厦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在实证哲学和分析哲学之外，崛起了重感性，重直观体验的现象学和存在哲学，前逻辑的原始思维和非逻辑的直观悟性思维（如禅宗）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总之，哲学中出现了一种返回其出发点——非理性的普泛要求。

艺术则藉神话的重建又复归于它的原初形态：象征型。

这，对于当年踌躇满志地营造他那古今最宏伟的逻辑理性的摩天大楼的黑格尔来说，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嘲弄。就好象在卡夫卡的现代寓言、尤奈斯库的荒诞剧、迪尚和汉森的绘画与雕塑中受到嘲弄的、变形的主人公。

不过，哲学史和艺术史中出现的“圆圈”从来不会象阿Q临终前画押时所勾出的那种封闭形弧线，也不同于埃舍尔和哥德尔分别从版画和数学中所揭

示出来的那种“怪圈”。它无疑是一种立体的螺旋线，从横截面上看，显现为一个封闭的圆；从侧面去看，则是一条上升的循环曲线。或许，黑格尔只是出于平面的观照，才不得不在他的《美学》中推出“反美学”的结论——艺术发展的没落说。

面对艺术跨越“浪漫型”重又趋向神话的现实状况，20世纪的理论家们便断然扬弃了黑格尔的有限发展模式，掉头转向曾长期被视为与理性和科学背道而驰的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想，试图在理性的非理性之根中、意识的无意识之源中重新寻获救治现代人精神痼疾的希望，找到弥补理性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统治、消费社会所造成的个性萎缩和人性残缺的良方。

西方马克思主义家H·列斐伏尔指出，原始人意识到的世界统一性的程度要比现代社会里被各种分门别类的学科壁垒所遮蔽的人所认识的更高。“如果说原始意识中已经存在着合理的因素（用来补充形式逻辑的直观因素），那么现代意识中就包含着许多原始思想的痕迹。对于尚未被掌握的领域，现代人要比原始人更感兴趣也更为害怕。我们的能力是单薄的，我们的意识还受着威胁。看来应当不惜代价用一切方法掌握尚未认识的领域，并占为己有。因此，神话般的活动继续存在。人们并没有对

用预兆的方法，例如用心理学的方法进行探索而感到满足，更没有对用美学来表达这个未被认识的领域表示满足。人们还想说明它，使它平静下来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以此自慰。这样宗教就持续了下来，并又产生了新的神话和巫术。”^①不难看出，哲学家从认识论角度对神话复兴所做的解释同艺术家自己的看法之间，是有着某种不谋而合的默契的。艾略特曾于1923年在赞誉创造了小说艺术中的“神话方法”（mythical method）的现代派文学经典作品——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时说，神话模式的运用能使现代作家给“作为空无和混乱的当今历史赋以形式和意义”。^②

那么，为什么说，历史发展到了当代，反倒成了空无和混乱的历史，而人类对那日益扩展的“尚未认知的领域”也更为害怕和更感兴趣了呢？本来，早在17、18世纪，与牛顿的名字相联系的古典物理学和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相联系的理性主义就已经分别对物质世界和人类历史做出了合乎理性的解释：世界是存在于有序时空中的物质及其运动；历

① 列斐伏尔《人类的产生》中译文，载《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182页。

② T.S.艾略特《〈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载《现代传统》1965年英文版，第681页。

史是朝向“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境界发展的人类进步过程。可是，以爱因斯坦为标志的现代物理学的诞生宣告了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揭示了宇宙从有序趋向无序的必然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把欧洲变成了一片“荒原”。

这空虚的城

在冬日早晨的黄雾下，

一群人流过伦敦桥，这么多呀，

我没想到死亡毁灭了这么多。

那美妙诱人的启蒙理想呢？早已变成

一堆破碎的偶像，忍受着太阳的鞭打

枯木无以遮荫，蟋蟀的声音岂有安慰，^①

就这样，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存本身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难以理解了，“我们的意识还受着威胁，”原来是已知的东西现在一变而成了“尚未认知的领域”，确定的变成了不确定的，有意义的变成了无意义的，有价值的变成了没有价

^① 艾略特《荒原》第一章，原注参阅《圣经·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人怕高处，路有惊慌，杏树开花，虾蟆成为负担，愿望都受挫折……”）。

值的，虚空取代了实在，荒谬取代了真理，混乱取代了秩序。“每天都可以发觉世界似乎比昨天更为混乱，更为无规则。我们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修修补补。每当我们认为已经找到一种摆脱危机的办法时，总有某些事物反其道而行之。各国不断提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但这些方法产生的问题要比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例如，核电厂的事故，加油站前排队的人们的牢骚，通货膨胀数字的成倍增加，生产力和就业的逐步下降，核战争危险的加剧，……所有的社会好象都染了一个共同的毛病，这就是有个冷酷无情的蜕变力量正在吞噬着我们全体。”^①面对这种无形的力量和未来的混乱前景，艺术家不再执着于时序分明、首尾圆贯的19世纪表现方式，即以理性和科学观念为基础的写实主义方式，而代之以更能突出现代生活特点的新的艺术形式，神话模式的运用便是这类新尝试的一种。

《尤利西斯》写的是1904年6月16日早8点至夜2点都柏林市民布鲁姆的生活和思想，小说结构上完全仿照荷马史诗《奥德修记》，在章节安排和情节发展上力求一一对应。在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反照之下，史诗英雄尤利西斯在海上漂泊历险

^① 里弗金《熵——一个新的世界观》，参看《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5年第2期，第91—93页。